

## 顺应论的一个个案研究兼评“His Cross”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曾艳\*

**摘要：**本文对 Verschueren 的顺应论做了简要介绍，并应用其中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女诗人 Maguerite Wilkinson 的诗作“His Cross”。指出理解一个文学作品要从语境和结构两个方面着手，意义的生成是语言活动的参与者调动其所有的知识体系做出的动态的相互顺应。

**关键词：**顺应论 语境 结构 动态 顺应

### 1. 顺应论简介

在以往的语用学专著中，大多数语用学家都把语用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与音位学、句法学和语义学处于平行的地位，这门学科常常被局限在几个比较具体的论题之内，如指示语、会话含意、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结构等。但实际上，传统的语用学研究在方式和方法论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在指示语、言语行为、隐含意义、会话含意——这些传统的语用学研究范围实质上关注的是同一问题（deixis, speech acts, implicit meaning and conversation---all these traditional areas have more concerns in common than would seem at first sight.）

基于这些课题之间存在着较多联系，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 Verschueren 在他的新书《语用学新解》中，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不必将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分科之一，而改为不给这门学科确定分析单位，不规定它的任务，只要求它对语言使用诸因素做出综合的研究。他主要阐明了两点：“综观论”和“顺应论”。他指出，语用学是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语言使用这种行为的综观（a perspective on language）；语用学讲语言的使用，那是讲语言的选择过程，而语言的选择则指从语境、语言结构等方面动态地根据不同的心理意识程度而做出某种顺应。

根据顺应论的观点，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出于语言内部或外部的原因做出的。语言选择涉及面很广：包含各个层次和方面的选择，如语音、语调、词汇、句式、篇章等语言形式的选择，还包括语言策略的选择；选择对交际双方而言存在各种不同：选择时的意识程度可能不同，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和语言策略可能不同等。而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顺应性（指语言能够让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出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

要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须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意识程度。

语境关系顺应指的是语言的选择应该与交际语境顺应，也是语境各个相互关联的成分在顺应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结构客体顺应指的是语言各层次的结构和结构组成的原则。结构客体的顺应性也主要体现在以下各种选择上：语言、语码、语体的选择；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话语和语段的选择以及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等。这一部分讲的实际上是语言语境。动态顺应指的是顺应过程的特征。Verschueren 认为语用研究的核心就是以动态的观点去研究实际语言应用中语境和结构的相互顺应过程。而顺应过程意识程度主要

\* 曾艳，女，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通讯地址：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430070；电话：027-88866032；E-mail: celiaze6985@sina.com.

涉及的是认知问题，顺应过程中涉及的认知问题主要包括感知、表征、计划和记忆。

这四个方⾯不是一些不相干的语⽤课题，⽽是语⽤学⽅法论中的⼀个统⼀体。前两者规定了顺应的范围，即⾔语交际中的⾔语和⾮⾔语因素的总和，它们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动态关系。⽽所谓顺应的动态性，是指⾔语选择中语境和⾔语结构之间所作的动态顺应。⽽对顺应过程中意识程度⽅⾯的研究则清楚的展示了顺应过程在⼈类意识中所处的地位。总的来说，⽤⾔语表达意义是⼀个动态的过程，这⼀过程因⼈们顺应⾔语的意识程度不同⽽影响着语境和⾔语结构间关系的变化。

在⾔语交际过程中，语境与结构是⾔语使用的交际中心，它“描写了话语事件的交际空间中的⾔语与⾮⾔语结合的坐标”。这两者是语⽤描述的起点，也可以作为研究中的参数。过程是动态的，它实际上是语境和结构的动态关系。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主要讨论的是顺应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是顺应过程的媒介。⽽这三者又构成了⾔语使用中有意义的功能。

## 2. 关于“His Cross”

“His Cross”是女诗人 Marguerite Wilkinson 的⼀首诗作。全诗如下：

His Cross	
He burned no fiery cross	He offered love to all
To frighten men at night;	And took with soul unbowed
He bore his burning pain	Jeering, abuse, and blows,
In sharpest noonday light;	The spittle of the crowd.
He wore no hiding mask	How strange it is that men
Below his crown of thorn;	Should lift his banner high
He healed the flesh of men	When they go out to kill
Whose flesh by men was torn.	As he went out to die!

这首诗表⾯上写的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实际上却是谴责三 K 党的种种暴行。

三 K 党(Ku-Klux-Klan)，是⼀个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宗旨就是不择⼿段地维护⽩⼈⾄⾼无上的地位，阻止⿊⼈或其他种族获得平等权利。这个组织成⽴于美国内战结束后的 1866 年，作为⼀个恐怖幽灵，已在⼈类历史上徘徊了 130 多年。极盛时期，其成员达 500 万之众。三 K 党鼓吹种族主义、任意屠杀⾮⽩种⼈的无法无天的暴行。⽽点燃十字架是⼈类⿊社会组织三 K 党开始杀戮活动的前奏。⼀位记者描述了他们的⼀次活动：夜幕笼罩，随着点点火光的移动，⼀队队男⼥⾼举着⼤喇叭和杀气腾腾的标语牌，声嘶⼒竭地喊着口号，从四⾯⼋⽅⾛来。他们在空场地中央竖起⼀排巨⼤的十字架，然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冲天的火光把漆⿊的夜空照得通亮。这些⼈个个身穿⽩袍，头套⾬罩，还顶着⼀个尖尖的⽩帽子。当火光逐渐熄灭，⿊暗中，⼜发出了⼀片疯狂的嚎叫声：“绞死⿊⼈！”“犹太⼈该死！”“⽩⼈万岁！”

美国女诗人 Marguerite Wilkinson 生于 1883 年，她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三 K 党肆虐的时代。诗人作为⼀名女性，⽣来便追求和谐祥和的生活氛围。这在她的另两首著名的诗作 *Songs of an Empty House*, *A Song of Two Wanderers* 中都有反映。⽽三 K 党的杀戮暴行深深刺痛了诗⼈的心。本诗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对三 K 党作出的控诉。

本诗以女性特有的含蓄笔法，通过对耶稣济世救⼈的善行的⼀系列描写，以 cross(十字架)为切⼊点，将三 K 党的种种暴行与耶稣的善行进⾏联系，在对比中谴责了三 K 党，从本质上否定了该组织存在的合理性。(见诗最后⼀句：How strange it is that men/Should lift his banner high/When they go out to kill/As he

went out to die! )

### 3. 顺应论对鉴赏带来的启示兼评“His Cross”

本文已在第一部分对顺应论作了一番简介。顺应论的中心论点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从语境、语言结构等方面，动态地根据不同的心理意识程度而做出的选择过程。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语言的生成者而言的。作为言语的倾听者，读者参与语言交际活动是相对被动的。但是语言生成者为何要做出那样的选择而不是这样的选择，读者对此有相应的了解无疑会帮助他更好地理解作品。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研究的圈子，正是因为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内容，结构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能吸引众多读者做出多种多样的诠释。比如，“红学”和《红楼梦》吸引了众多的名家，如周济昌，张爱玲，鲁迅等。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或是从作者曹雪芹的生活经历，或是从小说本身服饰描写等各种角度来推想小说的内涵，反映的时代风貌，人物的特点……总之，鉴赏一部文学作品要求读者对原作者，文本作出合理的推测，再结合个人的经验，得出新的意义。

顺应论作为一种对语用学——关于语言使用的科学——的新观察，同样也主要是对语言生成者的一种描述。它的新意在于其具体的观察角度，即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从语境，语言结构等方面，动态地根据不同的心理意识程度而做出的选择过程。因此，下面我们就从语境和结构两方面入手，探讨“His Cross”这首诗的意义如何动态生成。

#### 3.1 语境

语境是顺应论中动态顺应的第一个方面。一个文本产生之后，便是一个脱离了原作者，时代的相对独立的实体。不同的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所产生的不同阐释与感受与文本互动而交织构成了一个新的意义系统。而文学文本的无限内涵正是源于此。在这里，作者与作者写作该文本时的时代构成的语境；读者与读者阅读该文本时所处的时代构成的语境；文本本身的语言语境都是顺应论中语境的内涵。“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的选择必须与语境顺应”(F22: Verschueren)自然就应该考虑到这三方面的问题。

所指的交际语境实际上是时代语境。它指的是时代、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规范对作者选择说话方式的制约。本诗的作者是一位基督徒，很自然的她会将这种杀人暴行与基督教济世救人的宗旨联系起来，进行对比。诗人写作该诗时是在三K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其迫害最为严重的时候。因此，诗人采取了旁敲侧击的手法，不从正面直接描写或是谴责其残暴，而是用言外之意引导读者自己去揣测，去思考。

例如，诗人写道：He burned no fiery cross/To frighten men at night. 那么是谁在黑夜里用燃烧的十字架恐吓人们的呢？诗人又道：He wore no hiding mask/Below his crown of thorn. 那么又是谁戴上面具，又想遮掩什么呢？诗人接着发问：How strange it is that men/Should lift banner high/When they go out to kill/As he went out to die! 那么究竟是谁打着耶稣的旗号却杀人如麻呢？

无疑，这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隐形人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谈论的。但是严苛的社会环境却不允许她振臂高呼：打倒三K党！同时作为一位女性诗人，采取委婉的笔法写作也是当时的写作传统。当然，这样的写作方法，在客观上也达到了辞婉而力钧的效果。

所涉及的是交际语境的另一方。往往一个作者都是针对他心目中的读者群而创作的。然而当一个文学文本产生之后，将会被哪些读者所阅读，这是无法预知的。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不同的解读。比如现在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就对历史上许多著名文学作品进行了重新诠释，像《蝇王》，《小红帽》等就有数十种解读文本。

因此，本人认为，顺应论中谈到的语境顺应文学鉴赏中也应该包括读者在解读文本时，对语言结构的理解顺应读者语境。就本诗而言，生于诗人同时代，同一文化背景的患者，很可能做出的是与作者本意相符的解读，认为这是对三K党的控诉，并理解其委婉的写作手法；但是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乃至

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读者，其含意恐怕就大相径庭了。

例如对于今日的中国读者来说，若是对西方文化没有相当的了解，这首诗中的“He”到底是指谁，这首诗的主旨究竟是什么，恐怕很难理解。笔者做过一个小的测试，将此诗译成中文后，拿给几位年约 50 的读者（均没有受过大学教育）阅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看不出这首诗到底写的是什么。

相反，笔者将这首英文原诗抄录给几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阅读后，他们均能指认出本诗的隐含描写对象。实际上，诗中若干词句能给出一些隐含信息：He bore his burning pain in sharpest noonday light; .....He healed the flesh of men whose flesh by men was torn; He offered love.....and took.....jeering, abuse, and blows, .....he went out to die! 这些只言片语透露的信息是：“他”有十字架；“他”疗伤救人；“他”给予的是爱，得到的却是唾骂和攻击；最后他步出大门，迎接他的是死亡。这一切都和耶稣的故事有关，读者很容易作出相关的想象，推导出结论。另一方面，对三 K 党的了解，使人联想到他们的 mask, burning cross, 还有 killing 的行径。这些背景知识，能够使得读者联系起两者，从而明了作者的真实意图。可见，读者在理解作品时，同样要使其大脑中的知识结构与实际文本进行动态的顺应，从而才能推导出含意来。

所指称的语言语境实际上也就是语言结构。本文将在下面一部分中进行讨论。

### 3.2 结构

顺应论中讲的结构客体的顺应性实际上指的是以下各种选择：语言、语码、语体的选择；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话语和语段的选择以及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等。这一部分讲的实际上就是语言语境。

Verschueren 认为语境不是预先就设定好了的，而是在语言的生成过程中，不断产生的。这实际上是语言结构方面对语境作出的顺应。这在其他的许多情景中都可以见到，比如有的时候说出了某一个动词，受到语言习惯的制约，说话者可能不得不用这个动词经常搭配的那一个宾语。本诗中诗人选择的是隔行押韵，为了照顾韵脚，在诗中相应地改变了某些词句的安排，从而达到目的。如：

He offered love to all  
And took with soul unbowed  
Jeering, abuse, and blows,  
The spittle of the crowd.

又如：He healed the flesh of men/Whose flesh by men was torn.

在前一个诗节中，为了压住[d]这个尾韵，作者将宾语 jeering, abuse, and blows, the spittle 和动词 took 之间放入了状语 with soul unbowed；在第二个例子中为了押尾韵[n]，后一句的被动语态中的施动者 by men 被放到了句中，而不是像正常那样放到句末。

本诗在超句的层面采取了含糊性描写，但是又利用相关和对比来保持话题（topic）的连贯性，这在前文已做了解释，此处从略。

## 4. 小节

总之，理解一个文学作品要从语境和结构两个方面着手，意义的生成是语言活动的参与者调动其所有的知识体系作出的动态的相互顺应。

参考文献：

1.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语用学新解[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 2000.
2. 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华网、新华网以及 DAYPOEM 网站.

（责任编辑：江志敏、陈雯、吕振华、左燕红）